



星野道夫

目 MICHIO HOSHINO

長い旅の途上

蔡昭仪译

在漫长的
旅途中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星野道夫

蔡昭仪 译

在 漫长的 旅途中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漫长的旅途中 / (日)星野道夫著; 蔡昭仪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9
ISBN 978-7-208-08447-6

I. 在… II. ①星…②蔡… III. ①户外摄影-日本-现代-摄影集②随笔-作品集-日本-现代 IV.
J434 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29037号

责任编辑 闫柳君
封面设计 聂永真
内文设计 张 布



在漫长的旅途中

[日]星野道夫 著 蔡昭仪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8
插 页 2
字 数 147,000
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08447-6/G.1298
定 价 29.00元

目 录

I

- 009 第一个冬天
013 约定的河
021 关于比尔·贝利
025 一对母子的重生
029 初访非洲
033 我们的英雄
037 赏鲸记
042 驯鹿栅栏
047 新伙伴
051 遥远的蹄声
054 季节转换
056 悠久的大自然
058 冬
061 春天的到访
064 惹人怜爱的花
067 锡特卡
070 阿拉斯加的夏天

II

- 075 极光之舞
079 流冰的呢喃
083 座头鲸的优雅舞姿
087 萦绕山河的驯鹿之歌
091 冻原上的小生命
095 落在麋鹿身上的雪
099 跨越遥远的时空
103 阿拉斯加山脉之冬——大自然的威力
107 雪鸮家族的新成员
111 悠悠春日

III

- 118 大自然的呢喃
121 极光
123 冰河
126 母子熊
130 春
133 遗产
135 卢斯冰河
138 头骨
142 驯鹿的旅行
145 猎人之墓
147 季节的颜色
150 夏至
154 海边
157 旅行的终点
159 渡鸦
162 地松鼠
166 守墓人
169 原野与大都会
171 长老

IV

- 177 麋鹿
182 狼嚎引领我进入野生世界
187 极北的流浪者
190 麦克尼尔河
193 拿努克
196 寻找渡鸦的神话
200 关于东南阿拉斯加之旅
202 文集《阿拉斯加》序文

V

- 209 摘录自《阿拉斯加，风一般的故事》
贝利·吉尔伯 哈伯冰河 少女雅娜
阿拉斯加·墓碑 单引擎小飞机的声音
海豹油 驯鹿之谷 挑战棕熊的麋鹿
海獭之海 风之鸟 《斯宾塞的山》
大角羊 杰·哈蒙德 最初的人
夜光虫 先住民土地请求条例
在原野生活 秋天的布鲁克斯山脉
西伯利亚的风 乔治·阿杜拉
- 244 阿拉斯加的呼唤
在云杉与白杨树的森林中建立家园
化作鸟的眼睛才看得到的阿拉斯加原野
印第安散财宴的启示
一切从西修马雷夫开始
- 253 编辑后记

I

長 い 旅 の 途 上

因为他们的灵魂居住的明日之屋，甚至在你的梦中亦无法探访。

第一个冬天

未满周岁的儿子，坐在黄叶散落的阳台上，吹拂着九月的秋风。褐头山雀“啾~”地掠过树枝间的缝隙，北美红松鼠在云杉枝上发出警戒的叫声，每当白桦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时，他就会向外张望。在那一瞬间，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孩子的那双眼睛里，传达出无关乎父母存在与否，仅仅是纯粹身为“人”而展现出的生命力。此时，脑海中突然浮现纪伯伦的诗：

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。
他们是“生命”对它自身的渴慕所生的子女。
他们经你而生，却不是你所造生。
虽然他们与你同在，却不属于你。
你可以给他们你的爱，却非你的思想。
因为他们的灵魂居住的明日之屋，甚至在你的梦中亦无法探访。

十二月。气温已经骤降，在零下三十度的大气中，孩子的双颊染上红晕。太阳隐没在地平线的另一端，漫长的夜晚开始支配这一日，

极光也在晴朗无云的夜空中舞动。这是我的第十八年，但对儿子来说，那是第一个阿拉斯加的冬天。

回顾匆忙的一年，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。因为向往阿拉斯加的大自然而搬来这里，原本像无根蓬草般行旅的我，也建立了家庭，成为父亲。在阿拉斯加成家，就等于就此扎根，使得眼前的风景也渐渐发生变化。虽然这种感觉难以言喻，但只要凝视树木花草，或身处寒风与极光之中，或也能感受到孩子的生命力吧。不同的人，即使站在同一个地方，透过各自的人生，看到的风景也会有所不同。

儿子开始学走路，每天跌跌撞撞，不是碰到头就是身体，这大概是这段时期必须经历的功课吧。有几次也让我们捏把冷汗，不过还好最后都有惊无险。在惊叹孩子生命力的同时，也感受到在生死交界时令人手足无措的脆弱。越是意识到那种脆弱，对他就越感到疼惜。

看着从床上跌落、肿了个大包而哭叫的孩子，觉得很心疼，恨不得代替他受苦，可是跌下来的不是自己，当然无法真正感受到孩子的痛楚。或许有人反驳说，做父母的看着孩子受苦，就像自己受苦一样。不过，身体的痛和心里的痛是两回事。

我傻傻地望着眼前哭叫的孩子，心想“这个孩子终究得靠自己活下去啊”。即便是他的父母，也无法真正感受到他心里的痛。惟一能做的只是永远守护着他而已。想到这里又觉得很舍不得。

某个夏日，有一家子麋鹿横越了我家的庭院。重达六七百公斤的麋鹿，比一般印象中的鹿大了许多，这种巨大的生物出现在家附

近虽是家常便饭，却还是不免慑于它们的庞大。在阿拉斯加，每年都有人死在麋鹿脚下，尤其是带着小鹿的母麋鹿，可能比棕熊还要危险，它们会抬起前脚来攻击敌人。我自己就曾经好几次在原野受到母麋鹿的威吓。保护孩子是每一种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行为，而现在我也更能够站在大麋鹿的立场理解它们的行为。稍微改变一下观点，就看到更多过去所看不到的了。

人们总是在长大以后回想起孩童时期。想的不外乎是热衷的各种游戏、已不复存在的原野、青梅竹马的好友……不过最令人难以忘怀的，应该是当时所不在意的“时间”吧。那种无关乎过去或未来，只在乎眼前片刻，无法再重新拾回的时光。

或许过去和未来根本不存在，只是人们随意幻想创造出来的。但人们竟也摆脱不了这种既有着美感，同时却又乏善可陈的幻想。也因为如此才会无法自拔地对婴孩以及天地万物那种“片刻的生命力”感到不可思议。

这些时间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我们经常后悔着过去种种，同时又烦恼着未来，还要珍惜把握匆忙的每一天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又开始追寻那种深藏在遥远记忆中的时光。

曾经有一次在阿拉斯加泛舟，正当顺着流水往下游前进时，看见前方的河岸边一株白杨树上，停着一只白头鹰。橡皮艇随着湍急的河水接近那棵树，树上的白头鹰紧盯着我，我心想它会不会飞走，或是停在原处看着我经过树下；只是静静地凝望着它，就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感。对白头鹰来说，所谓的时间就是看着我的这一刻，

过去或未来都是不存在的；而我在此刻，也像久远的童年时期一般，只在乎眼前的片刻。就这样，我和这只白头鹰奇迹似的产生了交集。时间虽不会停下脚步，但这一刻却已成永恒。这看似稀松平常却有着深远意义的感觉，令我迷恋不已。

我顺着流水穿过白杨树下，白头鹰继续栖息在树枝上。

日常生活中的“当下片刻”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我想到的是“自然”。那不是站在远处眺望的世界，而是要融入其中；并非创造什么，只不过是寻回已流逝的时光。

再过十天就是冬至了。对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来说，这一天是一个分界点。极北即将进入严冬，太阳的圆弧也一天天扩大，而这里的人们在心灵的某个角落开始期待着春天的到来。

今天的太阳也只是稍微在地平线探个头。西沉的夕阳染红了冻结的天空，不一会儿四周便暗了下来，漫漫长夜就此展开。黑暗的冬天比夏日的永昼更吸引人的，是对阳光的期待。那好像可以唤起遥远的记忆，让我们重新认识早已忘怀的脆弱。

约定的河

有一条河，让我成日叨念着要找一天去看看。后来发现可实现的时间所剩不多，就在去年，我们的极北辛洁克河之旅总算成行。

希莉·亚汉特（七十七岁）与吉妮·伍德（七十八岁），是两位在阿拉斯加拓荒时期相当活跃的女士，我特别喜欢拜访她们的森林小木屋，听她们诉说这片土地的去，而她们也似乎是想托付些什么，竭尽所能地对我这个后辈倾诉那些过往。对阿拉斯加这片土地的向往，让我们成为忘年之交。

“真想找一天顺着阿拉斯加北极圈的河流而下，让河水带着我，慢慢地浏览这片一两千年不曾改变的极北原野。”

“会不会遇上从远古时期，就不断重复地进行着季节大迁徙的驯鹿或大狼？”

“找一条美丽的河去旅行吧！一定要找一天去。”

每次与她们见面，都会聊起这个梦想，却只有数年时光匆匆而过，始终未能成行。眼见希莉亚跟吉妮年华渐老，我们所约定的河流之旅，非得实现不可。

“辛洁克，你们觉得如何？那条横贯阿拉斯加北极圈的布鲁克斯

山脉、向南流入育空的河，我老早就想去了。”

某天，我向她们提起这个自己都快遗忘了的梦想，年近八十的希莉亚与吉妮，眼神像小女孩一样又亮了起来。

“太棒了，我赞成！我也是一直想去辛洁克河看看。阿拉斯加的河都走过好几条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没去过这一条呢！”

缓缓流过雄壮的布鲁克斯山谷的辛洁克河，应该很适合我们一游。曾经好几次在去阿拉斯加北极圈拍摄驯鹿的途中，搭机飞过这个美丽的河谷，那闪闪发光的流水，着实吸引着我。辛洁克是个神秘的峡谷，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，是过去极北印第安人猎捕驯鹿的地方，藏着许多动人的故事。

脑海中印象模糊的河，具体地描绘在地图上，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的旅行计划就这样尘埃落定。这趟辛洁克之旅，应该是希莉亚与吉妮最后的河流之旅了，也是这两位耀眼活跃在阿拉斯加拓荒时期的女性，最后的小冒险。

希莉亚回想起第一次与阿拉斯加邂逅的飞行经验。在一九四六年岁末，费尔班克斯的居民一直在等待失去联络的两架小型飞机传回消息。那是由两名女士所驾驶，从美国本土飞向阿拉斯加的飞机，已有二十七天毫无音讯。

“那是个严峻的寒冬。零下五十度，喔，有好几天的气温甚至更低。我们朝着北边飞行，随处降落等待放晴。到达费尔班克斯的那一天还刮着大风雪。那时候实在是找不到城外的小机场，刚好看到克里曼农场有一大片空地，就索性在那里降落了。积雪大约有八英